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传奇雪狼

【美】杰克·伦敦◎著

谢飞扬◎编译

触动心灵的故事，感人至深的情怀
畅销世界的动物小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传奇雪狼

[美] 杰克·伦敦 著
谢飞扬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雪狼 / (美) 杰克·伦敦著; 谢飞扬编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6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ISBN 978-7-5534-4554-0

I. ①传… II. ①杰…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2391号

CHUANQI XUE LANG

传 奇 雪 狼

[美] 杰克·伦敦/著 谢飞扬/编译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项目统筹: 于姝姝 王 妍

责任编辑: 刘晓敏

责任校对: 颜 明

封面绘图: 李广宇

封面设计: 于 青

插 画: 187艺术工作室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1千字

印 数: 1—5 300册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56961 营销部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电话: 0431-81877777)

书 号: ISBN 978-7-5534-4554-0

定 价: 1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前言

杰克·伦敦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美国唯一一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作家。杰克·伦敦又是一位十分高产的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发表了五十一部著作。他的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充满筋肉暴突的阳刚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美国传记小说家伊尔文·斯通称他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杰克·伦敦自幼当童工，漂泊在海上，跋涉在雪原，最后通过半工半读成为一名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生活经验之丰富在世界作家之中是非常罕见的。

十七岁时他上了一艘捕猎船，开始了水手生涯，经过朝鲜、日本，到白令海一带去猎海豹。途中经历了严寒、风暴、最沉重的劳动的锻炼，参加了狩猎海豹的种种活动。因为从小在海湾里玩船，他驾船很有一套，深得船主和同行们的赞许。又因为从小饱尝生活艰辛，十分同情下层人民，所

以他交了许多朋友，听了许多有趣的和可怕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小说的宝贵素材。

长年的流浪生活没有使杰克·伦敦对生活丧失信心。即使在飘泊不定、居无定所的困境中，书也总是他的最好伴侣。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二十岁时居然考进了加州大学。然而，大学的门毕竟不总是朝向杰克·伦敦这样的穷人敞开的。1897年，他被迫退学，同姐夫一起去阿拉斯加淘金。但此行并不顺利，“黄金梦”很快破灭，身染重病的杰克·伦敦只能回家休养。

一条条路走不通，一件件事碰壁。这激发了杰克·伦敦从事创作的强烈欲望。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有对穷苦人的满腔同情。在二十三岁（1899年）时，他的第一篇小说《给猎人》发表了。二十四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狼之子》。在这些作品里，淘金工人的生活是杰克·伦敦最乐于选择的题材。

杰克·伦敦的作品笔力刚劲，语言质朴，情节富于戏剧性。他常常将笔下人物置于极端严酷的环境之中，以此展露人性中最深刻、最真实的品格。杰克·伦敦赞美爱、勇敢和坚毅这些人类的高贵品质，他笔下那“严酷的真实”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目 录



第一部分

- 一 追踪猎物 1
- 二 母狼 10
- 三 饥饿的呼啸 23

第二部分

- 一 求偶之战 36
- 二 洞穴 47
- 三 小灰狼 56
- 四 通向世界的墙 61
- 五 弱肉强食 74

第三部分

- 一 生火的人 82
- 二 约束 93

三 放逐	102
四 人类的迁徙	107
五 忠诚的契约	112
六 饥荒	121

第四部分

一 同类之敌	130
二 疯狂的人类	141
三 仇恨的控制	150
四 生死之战	155
五 桀骜不驯	168
六 敬爱的主人	174

第五部分

一 漫长的旅途	190
二 南方	196
三 主人的家	203
四 同类的召唤	215
五 沉睡的狼	222

第一部分

一 追踪猎物

黑森森的云杉林密密地长在冰河的两岸。树上的冰雪不久前被一阵大风吹掉了，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中，这些树好像互相靠在一起，显得阴暗又压抑。整个原野被无尽的死寂笼罩着，荒凉而了无生机，四下倾听，也没有一点儿动静，它就是这样的孤寂和寒冷，给人的感觉甚至超过了悲凉。这场景中还带着一种比悲凉更糟糕的嘲笑，和斯芬克斯的笑容一样忧郁，和冰雪一样冷酷。那是掌控绝对力量和智慧的造物主对陷入挣扎与无奈的弱小生命的嘲笑。这就是北方——蛮荒、冷酷的北方。

但是，总有不甘于屈服命运的抗争者。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一队狼狗正沿着结冰的河道艰难前行，它们的皮毛已经结上了冰霜，口中的水汽刚呼出就在空气中凝结了，落在毛上变成了冰晶。这些狗披着皮挽具，拉着身后绑着皮绳的雪橇。

雪橇是用结实的桦树皮做成的，上面因没有坐人而积满了雪，前端像书卷一样卷起，以便在柔软起伏的雪地里穿行。雪橇上牢牢绑着一口狭长的棺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毯子、一把斧头、一个咖啡壶、一口煎锅，但是一眼望去最显眼和最重要的就是那口棺材了。

在狗队前面，有个穿着宽大雪地鞋的人正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前进着，而雪橇后面则跟着另一个步履蹒跚的人。还有一个人现在正躺在棺材里，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这场艰难的旅行，也同样终结了生命。这片荒野已经彻底征服了他，把他打击得再也无法站起来反抗。生命对这荒野来说就是一种抗争，因为生命意味着活力，而荒野是如此厌恶活力：荒野让河水结冰，以阻止它奔流入海；把树的汁液冻得坚硬如石；最狠的是它连投降的人都不愿意宽恕。对它来说，人就是最不安分的生物。所有的抵抗到最后都必须归于平静。

这两个活着的人一前一后，始终没有向这荒野低头，尽管举步维艰却还是艰难前行。他们身穿毛皮和羽绒做成的衣物，眉毛、脸颊和嘴唇都被呼出的水汽结的冰霜遮盖了，所以无法看清他们的脸，他们就像戴上了像鬼面具，仿佛在参加鬼魂的葬礼。但他们确是人，穿行在这片充满寂静和肆意嘲笑生命的荒凉之中的人。他们是热衷于冒险的人，他们

是与冷漠的时空相抗衡的人。

他们默默地前进着，绝不浪费自己的每一分体力。四面一片寂静，却实实在在地压迫着他们，就像巨大的水压压迫潜水者那样牢牢地压迫着他们的神经，用无尽的时空来狠狠压榨着他们，把他们挤到灵魂的最角落，就像榨葡萄汁那样，剔除人类一切的自大、自满，直到他们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渺小得如同这世间最微小的尘埃，只能凭借着一点小把戏和小聪明在造物主的手掌中折腾。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短暂黯淡的阳光开始逐渐消退，这时，一个微弱的叫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宁静，这叫声急速地飙升到最高点，颤动着，袅袅不绝，直至最后慢慢变弱、消失。如果这喊声不带着极度的悲伤和强烈的饥饿感的话，那么会让人认为是一个迷失的鬼魂在哭喊。走在前面那个人转过头来，和后面的同伴四目相对，隔着狭长的棺材相互点了点头。

紧接着，第二声嚎叫又响了起来，像针一样尖锐，刺破这片寂静。这两个人都确定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就来自他们刚走过的那片雪地。这时，第三声嚎叫传了过来，也在他们身后，就在第二声嚎叫的左边。

“它们跟着我们呢，比尔。”前面的那个人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沙哑，音调也有些颤抖。

“食物很少，”他的同伴回答，“这些天，我连一只兔子的影子都没看到。”

之后，他们就不再说话了，耳朵却竖起来仔细听着身后不断变大的猎杀声。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把狗赶到了河边的云杉树丛中，在那儿扎了营。棺材放在了篝火旁，被当作桌椅用。狼狗们聚在离篝火远一些的地方，相互纠缠着，吼叫着，但却并不愿意待在黑暗中。

“在我看来，这些狗是想待在营地附近。”比尔说。

亨利蹲在火堆旁，一边用一个冰块把咖啡壶固定好，一边点了点头。直到坐到棺材上，他才开了口：“它们知道待在什么地方会安全，知道吃掉别的动物比被吃掉要好。这些狗啊，相当聪明。”

比尔摇着头说：“那我还真不知道。”

亨利好奇地看着他：“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它们聪明呢！”

“亨利，”比尔嚼着嘴里的豆子若有所思地说，“你注意到我们喂它们时，它们闹得有多凶吗？”

“的确是比平常闹腾。”亨利也承认。

“亨利，我们有几只狗啊？”

“六只啊。”

“那么，亨利……”比尔停了一小会儿以增加自己话语

的分量，“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拿出六条鱼，每只狗一条，但是鱼却少一条。”

“你数错了呗。”

“我们有六只狗。”比尔平静地重复道，“我拿出六条鱼，独耳没吃到鱼，我又从袋子里拿了一条给它。”

“我们只有六只狗啊。”

“亨利啊，”比尔继续说，“我没说它们都是狗啊，我只是说吃鱼的有七只。”

亨利停止了吃东西，有些疑惑地看了看篝火那头的狗，又数了一下，说：“现在只有六只了。”

比尔十分确定地说：“我看见了七只，有一只越过雪地跑掉了。”

亨利同情地看着他说：“这趟走完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比尔问道。

“我是说，我们运的这东西让你绷紧了神经，让你产生幻觉了。”

“我有想到这个，”比尔严肃地回答，“所以当我看见它跑过雪地的时候，我注意到雪地里有了它的爪印，然后我又点了下狗的数目，还是六只。爪印就在雪地里，我可以指给你看。”

亨利这次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咀嚼着，直到吃完以

后，他倒上一杯咖啡，用手背擦了擦嘴，说：“那么，你认为它就是……”

一声极其悲凉的哀号从黑暗中传来，打断了亨利的话，他停下来听了听那叫声，用手指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接着说：“它就是其中的一只？”

比尔点点头：“我可以确定那不是其他东西，你也注意到那些狗有多能闹腾了。”

那哀号声此起彼伏，把安静的夜搅得一片混乱。嚎叫四面而起，那些狗儿都紧紧地挤在一起以消除恐惧，由于离火堆太近，它们的毛都被烤焦了。比尔点着他的烟斗，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火。

“我觉得你有点儿失落。”亨利说。

“亨利……”比尔默默地吸了几口烟，又继续说，“亨利，我在想，这里面的家伙比咱们走运多了。”比尔倒竖着大拇指指了指他们坐着的棺材。“亨利啊，你我二人要是死后有足够的石头埋着尸体，不让那些狗吃了咱们就够走运了。”

“但我们不像他那么有钱有势。”亨利回答道，“这么长距离的送葬不是你我能够承受得起的。”

“我在想，亨利，这家伙在老家好歹应该是个地主或者其他什么玩意儿，不愁吃也不愁穿，真搞不明白他为啥要到

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来碰钉子。”

“他待在家里没准儿还能寿终正寝。”比尔表示同意。

比尔张开嘴刚要说话，又咽了回去。他指了指压迫着他们的围墙般的黑暗。漆黑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显现出来，只看见一双像燃烧着的煤块那样发光的眼睛。亨利依次用手指出第二双、第三双。环视一周，一圈发亮的眼睛已经围在他们的营地周围了。一双双眼睛时而移动，时而消失，时而又重新出现。

狗儿们越发不安了，面对潮涌而来的恐惧，一窝蜂地挤到火堆这边来，在人的脚边畏畏缩缩地爬来爬去。一只狗在拥挤中不慎跌坐在火堆上，疼痛难忍，顿时哀号一声，皮毛烧焦的气味弥漫在空中。这场骚乱让那圈眼睛慌乱地移动了一下，甚至还往后退了些。但当狗儿们静下来后，它们也静止了。

“亨利，少了弹药真是倒霉。”

比尔已经抽完了烟，正帮着同伴在晚饭前就在雪地上铺好的针枞树枝上摊开皮毛和毯子铺床。亨利“嗯”了一声，开始解鹿皮鞋的鞋带。

“还有几颗子弹？”

“三颗，”比尔回答，“我多希望有三百颗，那样我就可以让这些该死的家伙尝尝子弹的厉害！”

他冲着那些发光的眼睛愤怒地挥着拳头，然后把他的鹿皮鞋架在火旁烤，又接着说：“我还希望这股寒潮赶紧过去，都已经连续两周零下五十度了。我更希望我没跑这趟差事。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希望这趟跑完的时候，咱俩还能坐在福特迈克格里的篝火旁打牌。”

亨利哼了一声算是应答，然后蜷进了被窝里。他刚要睡着就被比尔吵醒了。

“嘿，亨利，你说为啥这些狗不咬那只混进来吃鱼的呢？我真搞不懂。”

“你想得太多了，比尔。”昏昏欲睡的亨利回答，“你以前不这样啊，赶紧闭嘴睡觉，明早就好了，你的胃酸才是你要操心的。”

两人都睡了，呼吸深沉，并排睡在一个被窝里。火渐渐熄灭了，那些亮着的眼睛逐渐靠近了营地。狗儿们害怕地挤在一起，每当某双眼睛靠近些，它们就凶狠地叫唤起来。有一次它们叫得特别凶，把比尔都吵醒了。比尔小心翼翼地起床，以免吵醒亨利。他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火就又旺了起来，那些发亮的眼睛形成的包围圈也往外头散开了些。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挤作一团的狗儿们，接着又诧异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它们，然后爬回了被窝里。

“亨利，”他叫道，“喂，亨利。”

亨利哼哼着醒了过来，睡眼惺忪地问道：“又咋了？”

“没啥，”比尔回答，“就是它们又变成七只了，我刚数的。”

亨利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那哼声逐渐拖成了呼噜声，他又进入了梦乡。

早晨的时候，亨利先醒过来，叫起了比尔。虽然已经六点了，但还要三个小时天才会亮。在黑暗中，亨利开始准备早饭，而比尔则卷起毯子，整理好雪橇。

“亨利啊”，他突然问，“你说我们有多少只狗来着？”

“六只啊。”

“错了！”比尔得意地说。

“又成七只了？”亨利问道。

“不是，是五只，少了一只。”

“见鬼！”亨利愤怒地大叫，把准备早餐的活儿放到一边，赶忙去点狗的数目。

“没错，比尔，”他确定地说，“肥仔没了。”

“它一下子就没了。”

“没救了，”亨利说，“它们肯定生吞了肥仔，我敢打赌，它被吃的时候惨叫个不停，真是见鬼。”

“它本来就是只笨狗。”比尔说。

“但没有狗会笨到离开营地去自寻死路吧。”亨利若有所思地看着剩下的狗，心里马上就能总结出它们各自的个性，“我打赌没一只狗会那么做。”

“用棒子都不可能把它们从火堆旁打走的，”比尔表示同意，“我就觉得肥仔不大对劲儿。”

这是一段牺牲在北国之旅途中的狗的祭文了，比其他的祭文更简单。

二 母狼

两人吃过早饭，把宿营的装备重新绑到雪橇上，留下还烧得很旺的篝火，向黑暗进发。与此同时，那些悲凉的嚎叫声又开始连续不断地响起，透过黑暗和寒冷遥相呼应着。

九点的时候天终于亮了，叫声也停了。中午时分，南边的天空变成了玫瑰色，让介于太阳和北方地平线之间的凸起部分显现出了轮廓。但很快，天空的玫瑰色就消退了，灰白色的余光持续到了下午三点才完全消失，这时，北极的夜幕降临到了这片荒凉寂静的土地上。

随着夜幕的降临，那些野兽的嚎叫声飘忽不定，忽左忽右，却毋庸置疑地从后面逼近了——近到让那些艰难前行的狗儿们再次恐惧不已，陷入了短暂的骚乱中。